



光荣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

B3758 / 12

洪家关聚义

內 容 說 明

本書选自“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書。收入了“洪家关聚义”、“楊家溪”、“活跃在湘鄂边境”、“走馬坪收編”等四篇文章。这里描写一九二七年冬，南昌起义軍在潮汕失敗后，賀龙等同志奉党中央指示在湘鄂边区的桑植、鶴峰、石門、慈利等地对敌展开武装斗争，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紅軍，建立了苏維埃政权，开辟了革命根据地。

洪家关聚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編輯委员会編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門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字數19,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3/16 插頁2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30,000册

統一書号: 10020·1214

定 价: (2) 0.10 元

目 次

拱家关聚义	谷志标 (1)
楊家溪	广州部队征稿組 (12)
活跃在湘鄂边境	賀勛臣 (21)
走馬坪收編	何以群 (29)

洪家关聚义

谷志标

一九二八年春节刚过，平静的桑植四乡，忽然流传起一个不寻常的消息：贺龙回来了。

贺龙同志家住桑植城北二十五里许的洪家关。他父亲贺士道是个勤劳的农民，有时也作裁缝。贺龙同志年幼时除了下田以外，也常跟随父亲到四乡找裁缝活干。后来他又跟随亲友在湘鄂川黔边境贩运茶叶、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帮助父亲维持家庭生活。在这种到处奔波的日子里，不仅使贺龙同志很快就对湘鄂川黔边境的风俗人情、山河城镇熟悉，同时也锻炼、培养了他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这些，对他后来献身于艰险重重的革命事业，特别能够在湘鄂川黔边境建立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贺龙同志出身是寒微的，可是提起他的名字，湘鄂西的人民差不多是妇孺皆知。这不仅由于他在民国初年用一把菜刀缴获盐局税警枪支的故事到处流传，也不在于曾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和当过旅长，任过澧州镇守使，大革命期间又当过师长，主要原因是他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坚决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率领二十军会合叶

挺同志的十一軍，参加了世界聞名的南昌起义，英勇地向反动逆流放出了第一枪。在反动派刻骨仇恨并到处通緝他的同时，他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愛戴与尊敬。

那时我正在洪家关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教書，听说賀龙同志回来了，我就同他的族友亲戚和南昌起义失敗归来的旧部屬，前去拜訪他。

往訪的客人对賀龙同志的归来，表现了热情的欢迎和誠摯的慰問，同时又向賀龙同志叩詢了国共分裂和南昌起义的一些問題。賀龙同志带着憤怒的表情，把蔣介石、汪精卫等叛变革命的經過，大略說了一番之后，接着又把他革命到底的決心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說：“国民党說共产党是洪水猛兽，可是劳苦大众都說共产党是救星；賀龙找真理、找个好領導找了半輩子沒找到，現在找到了，就跟他走到底。国内軍官有士官系、保定系、黃埔系、各有派系；我咧，杆子系吧。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只有参加共产党領導的軍隊，才能救国救民，才有真正的出路。共产党一定能成功，蔣介石一定垮台，乡亲们看吧。”

由于賀龙同志严正地斥責了国民党的叛变，使大家对当时的局势，有了正确的了解，并得到很大启发，因而对賀龙同志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毅然参加革命斗争的英勇行为，都表现出景仰和拥护。話題又轉移到賀龙同志如何到桑植的方面来。这时，賀龙同志带着固有的开朗笑容，向大家描述了一路上的經歷。这时我們才知道

賀龙同志原来是这样回到桑植的：

南昌起義軍在潮、汕失敗后，賀龙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汕頭轉到上海。当时党中央准备派他到苏联去学軍事，他考虑了一番之后，回答說：“中国字我認識的都不多，恐怕学不了俄文。党相信我，还是讓我回湘西拖队伍吧。”

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請求，就派遣原在二十軍当师长的周逸群和卢东生、等七个同志，并組織了湘鄂边前委，由周逸群同志任書記，和他一起到湘西建軍，开辟根据地。

他們都化装成商人，混在旅客当中，溯江而上，到了汉口。当时湖北省委正在組織武汉三鎮暴动，省委就委任賀龙同志当起義軍总指揮。于是他們就留在汉口，在东方旅館旁边租了一所房子作为起義軍总指揮部。过了几天，暴动計劃都安排得差不多了，单等阴历腊月二十三日晚上，乘人們“祭灶”燃放鞭炮的时机举义，同时号召工人罢工。不幸，腊月二十二日，我党的一个印刷厂被破坏，暴动計劃，宣传品都落到敌人手里，于是敌人就挨門挨戶的通知：“准备油盐柴米，准备美孚灯，共产党要暴动，工人要罢工啦！”同时街上崗哨密布，大批的巡邏队也装上刺刀，占領了重要地点。下午六点钟起，全市戒严，路上就断了行人。此外，敌人还严密地搜查共产党员，破坏党的机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作为起義軍总指揮部的房子，原是印刷厂出鋪保租下来的。印刷厂既遭破坏，

而且起义也不能举行了，省委就决定要賀龙等同志立时撤离武汉。于是賀龙、周逸群等同志就于腊月二十三日上午从中共湖北省委那里拿了两支短枪，离开汉口。当时汉口江岸崗哨林立，搜查很严。賀龙同志化了装，剃了胡子，戴了付眼鏡，穿了一身皮大衣，狐皮領子上还围了条围巾。到了江汉关，他自动掀开自己的大衣走到哨兵面前叫到：“喂！来检查！来检查！”哨兵看了他的打扮，認為是资本家，就讓他过去了。

他們上了預先租好的江輪。船上有不少共產黨員，他們一見賀龙同志，就机警地把他讓到艙房里坐。他刚进艙房坐下，那个艙房先生对他左看右看，打量了好半天，然后問他：“你先生貴姓？”他說：“我姓王。”艙房先生說：“你不姓王！”他說：“不姓王姓什么？”艙房先生說：“你是賀龙。”他沉着而严肃地回答說：“是賀龙就是賀龙，你知道是賀龙就要負責送到！”艙房先生連声說是。水手、工友們都是同情革命的，为了保护这位不平凡的客人，也不拉汽笛，就开船了。当时江中广西軍隊的巡江划子很多，一見这船开走，赶紧追了上来。艙房先生立即讓賀龙同志躲好；水手、工友們也都急中生智地弄断了汽笛的繩子。巡江划子靠攏了船，一群荷枪实弹的桂軍拥上船質問道：“为什么不拉笛就开船？”艙房先生指着断了的繩子說：“不是不拉笛，繩子断了，我們正在接。”水手、工友們跟着解釋：“沒錯，船上尽是我們的四川客，經宜昌回家

过年的。”但是他們还不相信，掏出賀龙同志的照片，在“旅客”中对照。也沒有对照出来。一位船員急忙拿出几条香烟，才把他們打发走了。

走了一天一夜，过了新堤，賀龙同志向船家打听那里有团防，有枪，打主意先弄几根枪。船上人告訴他，观音洲上有一小股团防，有几支枪。船靠了岸，賀龙同志找到团防的队长，劈面就說：“我是賀龙，要借你們的枪。我可以打收条給你。”那队长一听說他是賀龙，张嘴結舌吓坏了。只听門口“啪”的一枪，卢东生同志解决了卫兵，同志們把四根步枪，四支駁壳枪全提到手。

船又走了一天一夜，在沔阳县一个鎮上和他事先派到长江两岸来活动的賀錦斋同志会合了。賀錦斋同志已經組織了一百多人。賀龙、周逸群同志和他們开了几天会，說明这次返湘鄂西的任务是組織紅軍，开辟革命根据地。会后，他們就开始积极活动，打土豪、宣传土地革命，解决土匪武装并打下监利县的朱河鎮，部队发展了一些人。賀龙同志还以“北路游击总指揮”的名义出布告、貼标語，一方面扩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想讓地方党知道，以便取得联系。在路上过了阴历年，他們和当地党的組織还没取得联系。有一天到了下車湾，賀龙同志看見从南岸砖桥划过来一只小船，船上下来一个人，一直向他走来。到了面前突然向他鞠躬說：“报告总指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他連忙回答說：“你是誰？我不認識你呀！”那

人說：“我叫張天輝，南昌起義以後我在工農革命委員會當過科長。”他一想有這麼個人，就說：“好，你知道這裡有黨的組織嗎？”那人說：“有，我們有十幾個黨員，成立了一個支部，石首中心縣委的負責人和住的地方我也知道，可是沒有介紹信，他們不聯繫。”賀龍同志就帶了他去見周逸群同志，決定由他擔任交通用湘鄂邊前委和他們二人的名義寫信去和石首中心縣委李兆龍等同志取上了聯繫。石首中心縣委把他們留下來，要他們和大革命時留下的兩支農民武裝一起參加監利、華容、石首、南縣等縣的年關鬥爭。他們就在大江南北貼標語、打團防、打土豪。由於當時多數群眾對打土豪有很多顧慮，一路上他們就將沒收的土豪惡霸的財產，沿着大路、河堤撒下，讓貧苦農民去撿；有時紅軍還預先調查清楚乘夜晚給貧苦農民送上門去。這樣漸漸擴大了黨在農民群眾中的影響。後來，賀龍同志又帶部隊在長江北岸消滅了三股土匪，繳獲了很多短槍。這時部隊發展到近一千人幾百根槍。不久當地黨組織就提出打監利的任務。由於部隊缺乏訓練，彈藥也不足，特別是敵情有了變化（原來縣里是一個團防，後來增加了一個旅）結果，槍一响，兩個大隊長都負傷了。農民自衛軍也有些傷亡。他們沒打過仗，見不得血，一碰釘子就撤了。監利沒打下來，農民自衛軍各自回到自己的地區，一些不堅定的份子，也都不辭而別。

為了繼續發展革命力量，根據聯席會議決定，賀龍、

周逸群等同志把所有的武装都留归石首中心县委领导，他们只带少数自卫武装回湘西去开辟工作。

一天傍晚，他们经过临澧县在一个镇子上的饭馆里吃饭。突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同时一队反动军突然在饭馆附近出现。他们正准备掏枪抵抗，一个军官却必恭必敬地向贺龙同志敬礼。同行人都暗暗吃惊，知道已被对方发觉了。可是贺龙同志却镇静地问那个军官为什么向他敬礼，那个军官回答说：他原是贺龙同志在大革命前任澧州镇守使时的部属，现在已升任临澧县警备队长了。今天是到此地抓伏。贺龙同志笑着问他：“你是不是也要抓我？”那个军官也笑着回答：“我负责保护你，镇守使放心好了。”“那么请你给我找个房子，我们要在这里过夜。”果然当天晚上，贺龙同志就在那里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二月二十二日，贺龙同志经石门蒙泉乡住了三天。这里党的基础较好，贺龙、周逸群同志准备和当地的党组织发动武装斗争。因之，派人与石门县委联系。不幸，石门党领导中、北两乡农民举行的年关暴动已经失败，反动武装到处捕捉共产党员。豪绅地主也与反动军队勾结在一起，召集打手，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他们的口号是：“招尽天下刀客，杀尽共产党人，”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由于敌我斗争紧张，敌人的戒备十分森严，而敌四十三军也正源源开往石门镇压革命运动，县委又分散隐蔽。派去与县委联系的同志仅在石门县大街上遇到县立中学

教員宋人杰同志，沒有和县委联系上。宋人杰同志对他說：“請你拜上王大老板（賀龙同志化名王国珍）。这里生意不好作。”

在石門站不住脚，賀龙、周逸群同志才决定取道慈利的楊家溪回桑植。

这时国民党政府已經知道賀龙同志回到湘西，就調遣了几个县的武装埋伏在通往桑植的要道口上妄想逮捕他。桑植县的民团头子陈策勋，因他的叔父陈图南（原独立十五师參謀长）在南昌起义前反对革命，被賀龙同志处决，所以他也在桑植要路口埋伏好，揚言要为他叔父报仇。尽管敌人张下罪恶的罗网，但是由于賀龙同志在湘西有很高的声望，許多开明人士暗中把路上情况透露給他，有的民团甚至排队相迎，并派人护送他。这样，賀龙同志才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家乡桑植——革命的发展基地之一。

大革命时期，在毛澤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僻居一隅的桑植县的革命运动，也曾轟动一时。领导这次革命运动的有谷及鋒、彭玉珊等同志。他們都是共产党员，原在长沙、常德两地的中等学校讀書。他們回到桑植，很快地发动农民，組織起县的农民协会和各乡镇的农民协会。当时的反动头子大恶霸朱愚农百般阻挠、破坏，經過数次械斗，朱愚农的反抗才被广大农民打垮，而恶霸朱愚农本人，也被农民处死。

鏟除了朱愚农，人們莫不拍手称快，而一般的豪紳地主，則聞風逃匿，桑植县內的革命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在这时，“馬日事变”的消息传来了，反动派又复猖獗。原在桑植的共产党有的被捕牺牲，有的潜逃別处。谷及峰等同志，后来都在长沙、常德壮烈牺牲。賀龙同志回来时，农民运动已被鎮压下去，这一良好的群众基础未得到利用，只好从改造旧部队着手。

当时，桑植县內有八个乡，各乡的地方势力派，都拥有枪枝，素称“八大諸侯。”他們有时称兄道弟，有时又互相火併。賀龙同志回桑植后，他們都来謁見。賀龙同志就正色告訴他們：“大家不要自相残杀。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了，我是共产党。我們要发动群众，組織紅軍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看你們願不願意参加。”結果这些队伍大都願意改編，接受賀龙同志的指揮。

与此同时，南昌起义前曾在他部下当营长的王炳南、李云清，都各帶着二、三百人枪前来投奔；賀龙同志又以她姐姐賀英的队伍作基干（共十多支枪），便根据党中央的授意，成立了工农革命軍，賀龙同志任軍长。后来又派师长賀錦斋四处活动，扩軍筹餉，宣传革命主张。

部队剛編起两个团，反动軍队就来进攻。当时部队內部很不純洁，其中有些流氓、旧軍人，算不得真正的革命武装；地方性大，战斗力不强，和敌人一接触，逃散的很多。这时，有的旧式的农民武装首領就各帶各的部队，跑

回自己管轄的地区去了。賀龙同志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就說：“就象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一下都散了。”部队被打散以后，賀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分了手。周逸群同志过江到了宜昌，建立鄂西党的特委，組織与領導鄂西的武装斗争，后来和段德昌、段玉林等同志一起建立起紅六軍。賀龙和卢东生等同志，則帶領少数人員，在桑植、鶴峰等县坚持与开展游击战争。

六月，正是在石門南乡起义的湘西工农革命軍第四支队，与湖南反动軍隊苦打血拚的时候，石門党組織派盛联熊等同志到堰垭会到賀龙同志，要求前去支援。七月初，賀龙同志率領部队到达石門北乡，一面发动群众，一面配合策应四支队作战。这时工农革命軍仅共有一千余人，长短枪七十余支。

八月十日工农革命軍駐在石門仙阳、新开寺一带。翌日拂晓，工农革命軍突然遭到石門团防大队四百余人偷襲。全体人員奋起抵抗，当地共产党员曾庆軒同志也領導农民大刀队参加作战，但是由于敌强我弱，作战二小时，向磨市退却。是役，刚到工农革命軍不久的參謀长黃鰲同志壮烈牺牲。

九月初，工农革命軍进驻泥市，又遭到反动武装罗效之部的袭击，战斗四小时，賀錦斋同志在黎兒壩战死。不得已，又向南北墩退却。

由于工农革命軍枪支太少，彈藥奇缺，經驗不足，加

之長時間和黨失去聯繫，得不到指導，在石門游擊了兩個多月，失利數次。賀龍同志接受了失敗的經驗教訓，想一切辦法和湖南省委、鄂西特委取得了聯繫，隨後黨組織時常給予指示，並不斷派人來幫助他，這樣，賀龍同志就決心加強黨的領導核心，吸收貧苦農民和進步的愛國知識青年作骨幹，加緊訓練革新部隊風氣，提高部隊戰鬥力；同時又大力發動群眾，建立地方黨的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因之，後來雖也受過幾次大小挫折，但是賀龍同志有着百折不撓的決心，和頑強的鬥爭意志，他始終堅持武裝鬥爭，堅信革命必然成功。在黨的領導與廣大人民支持下，工农革命軍（後稱紅四軍）終於開辟出以鶴峰、桑植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並逐步發展和壯大了自己，使之成為一支堅強的全心全意為人民而戰的革命武裝。

楊家溪

广州部队征稿組

在一个日落西山炊烟四起的傍晚，十几个身穿长袍短褂的人，到了慈利县的楊家溪。他們一进街就找地方歇宿。其中，有四个人来到一家杂货鋪里，向一个二十多岁的店老板問道：“老板，我們在你家休息一下好不好？”那店家正要回答，一个身穿蓝长衫、头戴瓜皮帽的瘦高个子，在街那边对这四个人喊：“你們到哪里休息？”这个人边喊边向杂货鋪走来。店老板听他的声音，不觉呆了。他又上下把那人打量了一下，不禁欢欣若狂地迎上去說：“啊，这不是賀錦斋师长么？师长我可把你盼来啦！”賀錦斋对店家一看，也惊喜交集地紧紧抓住他的手，高兴地说：“啊！你住在那里？！好啊，好啊！”接着他轉过头去向街那边一同来的人喊道：“快来，快来，我們有地方了！”那些人都穿着各种顏色的长衫，快步进了杂货鋪。

杂货鋪的老板不是別人，正是賀錦斋的老部屬——原二十軍一师的某連連长楊玉仁。南昌起义軍在汕头失败后，一师的部队大都失散了，楊玉仁就在这年冬天回到家乡——慈利县的楊家溪，跟着他父亲開設杂货鋪。

賀錦斋把楊玉仁向众人介紹了以后，大家就向他問

長問短。同志們的親切關懷，更引起了楊玉仁的無限感慨。他領着同志們進到里房，一邊點煙、倒茶招待他們，一邊回答同志們提出的問題。賀錦齋喝了口茶，向楊玉仁招了招手：“你來，你來。”楊玉仁走到他跟前，他指着坐在他左邊、緊靠着牆邊烤火的一個同志，笑着對楊玉仁說：“這是哪個？你認得不認得？”楊玉仁借着室內柴火發出的微光，仔細一瞅，心猛地一跳，忙說：“呀，總指揮！”賀龍總指揮抬起右手，貼近耳邊，笑着說：“莫作聲，莫作聲。”接着又叫他一旁坐下。總指揮身上穿着一件青色長袍，頭上戴了一頂灰禮帽，腳上穿一雙酒鞋，一條一字形的黑胡子仍留在嘴上，神態安祥而鎮靜。楊玉仁自從回家以來，時常在想念着和總指揮在一起時的生活和戰鬥。今天，總指揮已經來到了楊家溪，來到他的家，他怎能不激動，不興奮呢！

不久，一個客人來了，他叫楊國華，曾在黃埔軍官學校畢業，後因病回家未參加工作。他知道楊玉仁家來了人，就來看熱鬧。他一進屋就喊：“玉仁，你家來了什麼人？”楊玉仁迎出去說：“賀錦齋來了，他是回家路過這裏的。”楊國華說他要見見賀師長，說幾句話。楊玉仁就把他領進來介紹給了賀錦齋。他們就天南地北地扯起來。起初，賀龍總指揮沒有作聲，只是在旁听着。後來，這位客人說到自己是黃埔生，很敬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賀總指

揮不禁“啊”了一声。这客人于是笑着問总指揮：“你这位同志貴姓？”接連問了两遍，賀总指揮都沒有告訴他。后来，在楊国华一再追問下，賀总指揮只得回答說：“我姓王，叫王国珍。”那客人很滿意地点了点头，信以为真。賀总指揮为了考察这个黃埔生，就热情地和他談起来：

“你是黃埔生嗎？”

“是。”

“請問你对孙中山有何看法，对蔣介石又有何看法？”

这一下把客人問住了。总指揮把手湊近火爐，仰着脸微笑着，等待着他的回答。

客人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紅着脸解釋說：“我从学校出来两年多了，我答不到。”

“啊！答不到。”总指揮笑了笑。但是，他还不放弃对这个人的考察，为了試試这个人有无革命的胆气，就用开玩笑的口吻說：“你是暴动份子吧？”

那客人一听可吓坏了，睜大了眼睛，把头搖得象貨郎鼓似的說：“我不是，我不是。”

然而，总指揮还是不放松爭取他，对他說：“你若是一个暴动份子，我可以保护你。”

但这客人生怕沾上了“暴动份子”几个字，忙說：“夜晚了，我要回家去了。”說着就告辞了。

总指揮搖着头，望着他的背影，好象在說：究竟不是革命的材料呵！